



廣弘明集

卷一之六



廣弘明集卷第一

唐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

明佛為六聖凡俗歸依
二儀三五不足歸敬

序

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兩開所以欲
主天魔猶能變為佛相況餘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
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
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
朔號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
邦孔氏遵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嶽匪

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臣吏於機務斯

並衢分限域

謂流沙以東孔老之化及蔥河以西異部之所統也

辨御乖張理

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明其然邪故西宇大夏衆計
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
纏綿於九居倒情徙滯祛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心
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辨歸依不可效尤務須反本
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
親承面對曾未覺知雷同體附相從奔競故有尅念
作聖狂哲互稱卽斯爲論未契端極昔皇覺之居舍
衛二十五年九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

學三虛子夏憊而致疑顏回獨言莫測以斯論道又
可惑焉夫以會正名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
陶冶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之四八心
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斯止一人各佛聖也故
能道濟諸有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未
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
王惟佛稱爲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令門學日盛無
國不仰其風教義聿修有識皆參其席彼孔老者名
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
相抗乎且據陰陽八殺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衆委

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途高尚自足投誠況
有聖種賢蹤則爲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唯佛
爲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義畢驅馳不思
此懷妄存高大夫而可大則不陷於有爲旣履非常
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爾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
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
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

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
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
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
未得昌言其致矣

佛爲老師

出老子
符子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
氏之師名釋迦文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
聞東逝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邵云卽天竺也又陟
崑崙之墟卽香山也老子迹沈扶風史述於流沙而

道家諸記皆西昇崑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俚人而愛人郭璞博古者曰申毒即天竺也浮屠所興今聞之說曰地殷土中物壤琛麗民博仁智俗高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古稱愛人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

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荅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畧也傳云永平十四年正月

唐書曰集卷之一
四
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

日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人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得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賫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

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
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
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遶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
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
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
示蒙心得辨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
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升天隱形者無力
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慙南嶽道士費
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
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善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

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
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
妄也善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
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
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
動人情大衆感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
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
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
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
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

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後漢郊祀志

出范曄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

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云云

吳主敘佛道三宗

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爲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剛正遊化爲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又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爲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邪會曰佛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爲造塔度人立寺

以其所住爲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敕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旣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

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酒脯甚琴行之似俗吳王太悅以澤爲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山音倍出音倍

文宗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

三十年嘗以暇日縱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邪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更荷褻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顛庾

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
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
殷覬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
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
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
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
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
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
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

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
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
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
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
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
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羣品英義
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
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
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
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召釋道門人論前後

出魏書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敕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

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邪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

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
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
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
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
書令元又宣敕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
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牧尚
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
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温
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
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

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廣弘明集卷第二

釋老志

山出魏書

唐釋道宣撰

齊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羲軒已還
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
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
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
天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
之教哀帝元壽中秦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始以佛
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
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
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
陵上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
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
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
識神常不滅也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
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
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

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
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
五戒去殺盜姪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
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
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
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
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
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
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
境而號爲佛也本師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克道備

戡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

焚亦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華致敬募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渭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畱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

廣弘明集卷之三
三
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
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識聰敏日誦萬餘言
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
神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
門傳法大著中原魏先王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
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
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
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
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檀
毯鉢錫爲禮今猶號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

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
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
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
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
嚴具焉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
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
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爲沙門爲統縮攝僧徒言多
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
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
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

常中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
年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云云
所述沙門等
文多不載世祖燾卽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

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
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華以致禮敬世祖平赫連昌得
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
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
有識者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
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互追敗
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屈

互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
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
之每加禮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
卧跣行泥塵初不汚足色踰鮮白世號曰白脚阿練
自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屍十日
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
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
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世祖雅好莊老諷味
晨夕而富於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
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寇謙之道以清淨

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爲世費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畱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

敬佛道頻表陳刑殺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僞定真復犧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

廣弘明集卷之三
若無皆是前代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
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
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
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
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
論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
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預知各得爲計京邑四方沙
門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
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集論者曰帝本戎馬
之鄉素絕文義之迹既參軍事所往誅殄唯斯爲政

餘無涉言故殺史官恥述過也屬崔浩密構莫識佞
辯遂行誅除時以爲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
者無由視崔浩若仇讐淫刑酷毒爲天下同笑也初
浩與寇謙之同徒苦與浩爭浩不從謙之曰卿今促年
受戮滅門戶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
十帝頗悔之然事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
敢言也時法令寬弛篤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講
誦者殷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
立焉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
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經浩取焚之捐灰

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爲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旣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癘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讒構寤悔前愆克已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爲噬臍

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立炮烙以樹嚴刑設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爲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降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覈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繇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凶昏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道王河

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爲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遂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劔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事枉見幽辱又帝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從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

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云云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屍所請告遺訣高蹙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

言已便卧而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
幽死况沙門乎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
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卽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
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卽位改元興安是爲文成帝也
廟號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萬國無王不
奉北魏雖除南宋彌盛稱爲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
子而信賊臣孰可悼乎感癘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
思及政存立非一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
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
羣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

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
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
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
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
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
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於夫山海之深怪
物多有姦淫之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凶黨是
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
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
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

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
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
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三十人
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
夕往時所毀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
時屬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罷
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卽爲沙門同
輩五人帝親爲下髮賢爲僧統二云興光元年秋敕有
司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軀
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

爲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鑿佛像
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今
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爲僧寺名曰靈巖西頭
尼寺各鑿石爲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於北石崖中
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
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爲業一像一拜至于
中龕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
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
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皇興元年高祖孝武誕載於
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

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椽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蓋一名宏卽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旣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

令以爲常准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卽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西域沙門跋陀者有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

也今常住寺獨有遺蹤欽悅修迹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旣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卽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焉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世宗卽位下詔

曰緇素旣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宗造石窟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

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畧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眷戀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旣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

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顒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畧記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

眉教帝譽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樂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於人效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灌一作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

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敕水竒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特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練藥之

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爲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爾便決謙歎服欲師事興固辭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饑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便曰不得久畱

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興屍所興欬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守志嵩嶽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教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

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
嵩嶽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帝時得
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
萬里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
嶽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云錄圖六十卷
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
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
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云又云兩儀之間
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
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竝爲翼從命謙之

與羣仙爲友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
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
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
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
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
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一作大
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
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四皓
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
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

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

時年九歲

乃使謁者奉玉帛

牲牢祭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禮人或譏之于時中嶽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卽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

與上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崖爲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爲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工真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諸弟子以爲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嶽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爲也世祖重其豪族溫雅遣與尚書崔頤

諸王屋山合丹竟不成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曆
出名行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頻
陽絳畧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
農閭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
固辭扶風魯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好
方術少嗜慾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
中條山有穴通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
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
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東
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

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
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
虛寂爲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
歸爲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
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
桑乾之陰嶽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
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圓滿九十人遷
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
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十
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

武定六年有司報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
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
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爲
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
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
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
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
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
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
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
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
道士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
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餘潛不滅今
猶服之

述佛志

出齊書

隋王邵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
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
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
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
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
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
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
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
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
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廣弘明集卷第三

唐釋道宣撰

遂古篇

并序

梁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泮無涯邊兮女媧練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鬪涿鹿川兮女妓九子爲氏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廼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夏開乘龍

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
尋木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
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
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
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
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
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
北極禹強爲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沅兮霄明燭光
向焜煌兮大上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爲遊魂兮
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恆星不見

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心常渾兮
幽明詭性令智憮兮河圖洛書爲信然兮孔甲豢龍
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
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
爲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
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
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
未央鐘簾生華鮮兮銅爲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
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泰山兮
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慎

東北邊兮長臂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
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鄰兮西北丁零
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
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
西海濬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
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碑礫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
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
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
及三身兮結胷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脛與羽民兮
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

况庸倫兮筆墨之暇為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

又示君乎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為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待以客禮初年十三而孤貧采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為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
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
畧重勸誘耳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
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精氣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邪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

不得錯違其間遲速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旣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漑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畫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疆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昴爲旄頭胃奴之次西胡東夷一作越彫題交趾

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之外乎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所周苑一作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

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
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
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一作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
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
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
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
躋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爲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
便可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
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觀凡猥流俗便
生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
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畧無
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
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
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
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

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別落髦髮豈令罄井田
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
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筭非大
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
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道一作遂誠臣狗主而棄親孝子
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
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也
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僮佻之國則
有自然秬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

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鬼
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
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
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爲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
天地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况
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踈得其一隅累代詠
而彌光矣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
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
怖畏邪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
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臣妾臣民與

竟何親也而爲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
愉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
思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
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爲來世資糧
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
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
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
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

頡肇其文字自斯已往泐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
冊正宗旣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
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
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
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
子旣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
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
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
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
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讐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秘籍固乃因七畧之辭爲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

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畧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

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緗囊已散宵漏旣分綠表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于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

據拾之責况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其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畧爲名次六藝畧次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

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旣多所以別爲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

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竝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旣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

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
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
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曆譜而與今譜有異竊
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
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
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
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卽理求事未是
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
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
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
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
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
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閏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
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
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
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
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

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

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後漢藝文志書若干卷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

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

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卷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有

四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卷四百三十八卷

佛經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卷一

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

三百三十二卷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

二千九百六十八卷承殷鈞撰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故書不錄其數也一萬三千一百六卷秘書

承殷鈞撰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故書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

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卷四萬四千五

百二十六卷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卷

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卷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卷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三

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卷三萬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卷

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卷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

八卷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卷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曆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

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

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

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

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

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

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

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賀太守

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畧通五經大義隨

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

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則吐之在鍾山聽講母

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參

自采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
至鹿息處果有人蓼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
權賢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
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
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
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
敢進睨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
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
於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貞子爲交貞子卽子天
野之謚天
監十二年秘書監傅昭薦焉並不到天子以爲苟立

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
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
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麇麇盡可驂馭何
以異夫駮驥哉王作二閭及性情義並以示之請爲
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妍神記
並先簡居士然後施行鄱陽忠烈王孝緒姊夫也王
及諸子歲時致饋一無所受嘗自筮死期云與劉著
作同年是秋劉杳卒孝緒睨曰吾其幾何數旬果亡
年五十八皇太子遣使弔祭賻贈甚渥子恕追述先
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孝緒甚博極羣書

廣弘明集卷之三
無一不善精力強記學者所宗著七錄削繁等諸書
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爲方外之篇
起於是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